

◆ 诗笺

星辰之光

——致敬四川科技工作者

● 戚哲芬

这里是一片古老而神奇的大地，
这里有着被五千年文明浸润的土壤；
当展开全球辽阔的版图，很容易找到
两大流域文明交织的黄河与长江；
这里就是富饶美丽的中国，
这里就是璀璨夺目的世界东方！

位于中国西南的巴蜀四川，
文化深厚而博大，历史悠久而绵长；
在这片生生不息的热土，
有一群负重前行的身影令我们敬仰；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科技工作者，
他们在不同领域，
开拓进取却同样丰硕宽广。

以柯召院士、李正武院士为代表的科学家，
在基础学科领域殚精竭虑破土开疆；
以谢和平院士、张兴栋院士为代表的科学家，
在世界科技前沿坚守初心扬帆起航；
他们——胸怀祖国、服务人民，
始终迸发出爱国力量！

以徐信院士、涂铭旌院士为代表的科学家，
在经济主战场奋斗不息堪称“拼命三郎”；
以赵仁恺院士、彭士禄院士为代表的科学家，
在核动力技术上艰难求索锐意开创；
他们——勇攀高峰、敢为人先，
始终迸发出创新力量！

以黄汉清院士、刘宝瑞院士为代表的科学家，
踏遍河山深入地质岩层打开地心“密码箱”；
以刘承钊院士、胡锦鑫教授为代表的科学家，
着眼珍稀动物让大自然成为生命学最好课堂；
他们——追求真理、严谨治学，
始终迸发出求实力量！

以屠基达院士、宋文骢院士为代表的科学家，
研制先进战机让蓝天化作纵横驰骋的牧场；
以沈志云院士、翟婉明院士为代表的科学家，
破解高铁难题让“中国速度”领跑国际同行；
他们——淡泊名利、潜心研究，
始终迸发出奉献精神！

以侯光炯院士、杨开渠教授为代表的科学家，
躬身农业科技心系良田沃土守国粮；
以陈志潜大医、曹钟樾大医为代表的科学家，
奠基公共卫生体系构筑健康防护墙；
他们——集智攻关、团结协作，
始终迸发出协同力量！

还有张景中、李安民、刘盛馥、冯小明……
还有周邦新、于俊崇、陆英育、杨伟……
还有刘大响、李乐民、崔鹏、张锡祥……
还有杨士中、姜文汉、石碧、王玉忠……
每一位科学家的名字都是一枚勋章！
他们——甘为人梯、奖掖后学，
始终迸发出育人力量！

每一位杰出科学家都是一部厚书，
用求真务实书写出一页页精彩篇章；
每一位杰出科学家都有一颗杰出灵魂，
走近他们就是让心灵经受洗礼震荡；
每一位杰出科学家都有一种家国情怀，
总是在默然无声中树立起高大形象！

从田园到车间，从山野到院校，
从大地到天空，从高原到海洋……
科技工作者们，
正被中国式现代化神圣使命感召，
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豪情万丈！
听吧，在这历史交汇点，
新时代号角已经吹响——
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

啊，可敬可爱的科技工作者，
你们是精神的种子，
奋力把自己播撒，
让巴蜀大地四季芬芳！
啊，可敬可爱的科技工作者，
你们是闪烁的星辰，
在头顶上空照耀，
让我们时时刻刻沐浴着光芒！
啊，可敬可爱的科技工作者，
你们是民族的脊梁，
你们迸发的力量，
让我们在薪火相传中感受荣光！

不负春笋好滋味

● 张馨月

“雨后春笋势如虹，碧叶裹身似玉筒。鲜嫩欲滴惹人爱，清香扑鼻心欲动。”每当春风拂过大地，沉睡的春笋便破土而出，如雏鸟破壳，散发无限生机，让我陶醉。

我家前院有一处竹林，每年春天，春笋都会冒出新尖。一根根翠绿的新竹，如玉笔生花。走进乡下竹林，就像走进了一片绿色的海洋。风吹竹响，仿佛挣脱了时间的束缚，发出新生的喜悦。阳光穿过薄雾，洒在竹林间，淡淡的笋香渐渐弥漫开来，清新而宜人。

小时候，春雨过后，母亲总会背上竹篓，去林间挖笋。我紧跟在母亲身后，充满了好奇。枯叶满地，小小的竹笋躲藏其中，并不好分辨。母亲却眼疾手快，用锄头刨去春笋周围的泥土，直到笋身完全暴露，一掰一声脆响。挖笋的过程，宛如一场和大自然

的对话。每一个瞬间，都充满期待和惊喜。不一会儿，母亲便掰下一排竹笋，堆放在一起。我轻轻抚摸那些新鲜的春笋，那光滑的质感，让我感到一种春天的力量和生命的勃发。它们扎根于大地，向上生长，无畏不惧。我央求母亲多挖一些。母亲却摇了摇头，告诉我，一次不要采太多，不要贪心，采多了来不及吃，隔夜就老了。我听后，沉默片刻，也点了点头。

母亲的厨艺很好，尤其是竹笋炒腊肉，更是说不出的地道。常言道，“尝鲜无不道春笋”。春笋炒腊肉，贵在新鲜，鲜中带有春天的气息。将洗好的竹笋切薄，焯水，混合腊肉在锅里翻炒，搭配各种调味料，香气四溢。出锅后，母亲特地选用一只好看的瓷盘，盘上绘有栩栩如生的花鸟图案，与菜肴形成完美呼应。色香味俱全，让人满口生津。我们品

尝这半天劳动成果，一切付出都显得那么值得。

这一份春笋炒腊肉，不仅是一道美味的佳肴，还是一幅生动的春日画卷。它让人品味到春笋的鲜嫩和腊肉的紧实，体会到大自然的馈赠。春来笋香，不仅是一种味觉的享受，还是一种内心的安定，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中，得到一份宁静和美好。每当我挖笋、品笋时，都能感受到春日的恩赐和关怀，仿佛烟火一样的慰藉。

时至今日，我早已长大成人，每当春天来临，我都会想起家乡那片竹林和那些脆嫩的春笋。苏轼写：“雪沫乳花浮午盏，蓼茸蒿笋试春盘。人间有味是清欢。”我想，人间真正有滋味的正是这份清淡的欢愉，家人团聚，灯火可亲，食春笋，知春味，温暖且幸福。



秀美山乡 李昊天 摄

浓浓艾香浓浓情

● 唐红生

清晨，巷子一头传来卖艾草的吆喝声。循声而去，只见路边艾草配搭菖蒲，用红绳扎成一把一把的。翠绿的艾叶上露水点点，闪着晶莹的亮光。空气中飘来淡淡清香，抑或泥土的芬芳。不经意间，端午的脚步一天天近了。

我的家乡在农村，每到端午节，家家户户都要在门楣上挂艾草，整个小村似乎弥漫着特有的芳香。我旧在那里，我想它应该有些魔力，毕竟时光一触碰到井沿就会慢下脚步，沉淀成那些滑溜溜的青苔，或是老石砖上的裂隙。我看看这口井，就能看见一种近乎执着的宿命。哪怕它只是旧时光里的遗迹，失去了原本的意义，它还是会用水填满自己，到达那长久不变的水位线，一如往昔。

在乡村建设中，需要填平这口老井，就在这时，似乎终于有人记起井水曾经的清冽甘甜，认同这口井是众人共有的回忆。填平一口井并不太费力，可填平众人的回忆，好像就显得难了。人人看着这口井，往事历历在目，已经不够清澈的井水还能照出每个人的倒影，每个人都在水面上看见曾经的自己。

于是，这口井依旧在那里，四周围起了栏杆，把这里当成一处古迹。百年的老井，承载着百年的记忆。井壁上的青苔更浓厚了些，像密密的绿色的胡茬，牵绊着一寸寸光阴；石砖的裂隙并非残缺，而是镶嵌着老井深藏的感情。偶尔会有人好奇地望向井底，平静的水面上是一双睿智的眼睛，同样在望着你……

艾草是个古老的植物。《诗经》写道：“彼采艾兮，一日不见，如三岁兮！”风吹草低，艾香流淌，绵绵不绝已飘逸数千年。艾草生命力极强，虽是草本植物，却有着木本植物的风骨。尤其到了夏季，暑热渐长，雨水丰沛，艾草发疯似的长成一派蓬勃苍绿。割去一茬儿，新的一茬儿会很快冒出嫩芽。即便冬季枯干，来年照样生长得郁郁葱葱。

艾草是草，也是药。常言道：“杏为医家之花，艾乃医家之草”。因而艾草又被称为“灸草”。针灸过后，再施以艾叶制成的艾灸条点燃后，满堂顿时弥漫药香味儿，滚熏于穴位或患处周边，能温通经络、温补元气、调和气血，增强针灸之功效。艾叶也是一味散寒止痛、祛湿止痒的良药。小时候，炎炎夏日，我身上时常会长疮疱之类，母亲便采下新鲜的艾叶，轻揉几下，待汁液微微渗出，一片片贴在疮疱上，用来消毒、化瘀。事实上，艾草全身都可入药，有温经、祛湿、散寒、止血等功效，早在《本草纲目》《神农本草经》中均有记载。

每到端午节这天，父亲一大早便在门楣上挂一束浓翠的艾草，虔诚地祈求平安和幸福。满屋子飘着艾草的清香，顿时有节日的氛围。母亲一边给我系上“五彩线”，一边说，艾草的气味可驱走蚊蝇、虫蚁

等，对身体也有好处。后来渐渐长大，也逐渐明白，在人们心目中，艾草不仅仅是一种植物，还是一种传统民俗的延续，一场千年草本盛事的传承。

青青艾草一直生长在我记忆深处，香而不俗，翠绿欲滴。我觉得“艾”的谐音是“爱”，其中有母亲的爱，有家庭的爱，有许许多多对我的爱。如此看来，艾草便有了温馨的寓意。

虽久居城里，每到端午，我或到乡野寻觅艾草，或到市场买一束艾草，在端午节将艾草高挂于门楣上。每每闻到纯净而浓郁的艾香，神清气爽、心情愉悦。即便艾草焉了，由绿泛黄直至枯似干花，也有那种特有的气味。在我眼里，艾草既有药用价值，又富有人文情怀。那一抹浓重的绿色和独特的香气，总给我一份念想，是我难以割舍的乡情！



赶海 李海波 摄

◆ 美文阅读

火把，点燃桑梓的乡愁

● 徐宇

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艰苦岁月里，大巴山人家没有照明器具，人们在黑夜出行时，只有点火把。

火把就像一颗璀璨的明珠，深深地镶嵌在我幼小的心灵里。那时候，父亲常上夜班，没有照明器具，他便在干活的地方点燃几把竹火把，把场地照得雪亮。男人们在火光里，有条不紊地干完农活。作为生产队里的作业组长，父亲带领全作业组的人起早摸黑，为的是作业组在生产队里不掉队。父亲年年都被评为“五好社员”，发奖的时候，村党支部书记会让村小学的全体师生来捧场。朴实的父亲站在领奖台上，从村党支部书记手上接过一把4斤重的锄头、一条崭新的毛巾、一张香墨毛笔写的大奖状……

这情景，让我激动得泪花闪闪，那份荣耀，给我人生极大的鞭策和鼓舞。每到秋天，父亲都会叫我和哥哥进山林里刚柏树皮用来做火把。在柏树离地三尺的地方，用刀刮下一层厚厚的深棕色柏树皮。柔软的柏树皮沾着湿气，绵软不碎，不会影响整体长度和厚度。出门前父亲还给我细心交代，千万不能伤及柏树的内皮。如果见到了松树上的松明，也顺便砍回来，用作室内照明。

制作柏树皮火把时，将短小的碎渣用长长的皮包裹紧，直径不小于成人手腕，长度二尺许。在圆柱形状的火把上，用篾条单独捆扎一道圈，然后紧紧地打一个死结。后退三指宽距，又绕一道圈打结，一个火把至少捆十几道扎圈。这样火把

点燃后，上一道扎圈烧断了，也不会影响下一道扎圈，火把始终结实不会松垮。成型后的柏树皮火把放置在通风干燥的地方备用。柏树皮火把点燃后不易熄灭，夜行者拿在手里，二尺长的火把，能照几里路程，故乡人的智慧，宛如火把闪光和明亮。没有柏树皮火把，就用农作物里的麦草秆和谷草做火把，一般用在很短的路程上。夜行者自己怀里抱几把草备用，一个用完马上接上第二个。谷草火把燃得快，眨眼工夫就燃掉一个。麦草火把比谷草火把耐用，火苗也更旺，啪啪作响，远远地望去，举着火把的夜行者就像一个滚动的火球，红彤彤的一片，让孤独的夜行者不再惧怕黑夜。

山里人最爱的还是竹火把。父亲将屋后的几丛长了厚厚一层黄斑的老慈竹砍掉，剔去节骨上的枝叶，放在院子里让它日晒夜露，竹子慢慢干了，父亲使用锯子将它锯成1米左右的竹节，再用斧头将竹节头砸碎，便成了一个竹火把。竹火把既可以在家里当灯，也可以在夜行时照明。勤劳的大巴山人，用这种接近原始的方式，把每一个艰辛的日子照得鲜活透亮，哪儿有火把闪烁，哪儿就有沉甸甸的希望。

如今，火把早已淡出了大巴山人的视野，但我脑海里抹不去故乡人舞动火把的影子，它是故乡人寻梦之火……多少个寂静的夜晚，我眼前会燃起一个明亮的火把来，红彤彤的火苗，在故乡漆黑的夜里游走，给大巴山增添了几分神秘的色彩。火把，如一杯烈性的烧酒，明故乡人的眼儿，壮故乡人的胆儿，暖故乡人的心儿……

都可以齐平的高度，平凡无奇。当年所有幻想和害怕，其实只是浮光掠影，用不了几年的光阴，他们的手就能拽紧那粗糙的麻绳，将水稳稳打起。

我曾经试着把一颗石子投入井里，井水泛起层层涟漪，很快就恢复了平静。好像没什么东西会让这口井有激烈的感情，哪怕周围一堵堵墙推翻重建，一栋栋小楼拔地而起。它依旧在那里，我想它应该有些魔力，毕竟时光一触碰到井沿就会慢下脚步，沉淀成那些滑溜溜的青苔，或是老石砖上的裂隙。我看看这口井，就能看见一种近乎执着的宿命。哪怕它只是旧时光里的遗迹，失去了原本的意义，它还是会用水填满自己，到达那长久不变的水位线，一如往昔。

在乡村建设中，需要填平这口老井，就在这时，似乎终于有人记起井水曾经的清冽甘甜，认同这口井是众人共有的回忆。填平一口井并不太费力，可填平众人的回忆，好像就显得难了。人人看着这口井，往事历历在目，已经不够清澈的井水还能照出每个人的倒影，每个人都在水面上看见曾经的自己。

于是，这口井依旧在那里，四周围起了栏杆，把这里当成一处古迹。百年的老井，承载着百年的记忆。井壁上的青苔更浓厚了些，像密密的绿色的胡茬，牵绊着一寸寸光阴；石砖的裂隙并非残缺，而是镶嵌着老井深藏的感情。偶尔会有人好奇地望向井底，平静的水面上是一双睿智的眼睛，同样在望着你……

当小孩子们长大，他们就会发现老井就是一只普通普通的井，不高不大，是一个人蹲着